

褚民誼生死恨

政治圈裡的悲劇人物

●王中原（資深自由作家）

醫學博士黨政要人

褚民誼與國民黨關係淵源至深，他是早期的法國留學生，與張靜江、吳稚暉、李石曾、鄭毓秀等人從事革命工作，爲了籌措經費，他們幾人曾開過豆腐店；爲了出版宣傳刊物，他們更不辭辛勞，一齊動手撿字排版，其爲國民黨付出的心血和勞瘁，凡是國民黨人，無有不津津樂道者。以是之故褚民誼應是國民黨功臣之一，此爲不爭的事實。

褚民誼是法國的醫學博士，因爲他的博士論文是「雌兔的月經與性慾現象」，所以張靜江、吳稚暉等人揶揄稱之爲「兔陰博士」。一經宣揚，綽號遂不脛而走，褚亦不以爲忤。

褚民誼爲人隨和大方，不拘小節，但

在學術方面遠比在政治上更有成就。嗣後爲國民黨中央所羅致，在黨的方面，歷任中央監察委員有年；在政治方面，因爲他與汪精衛有姻婭之親，故一直追隨汪精衛擔任要職。

名士風流香車美人

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，褚民誼即擔任過行政院秘書長。由於他對政治毫無野心，所以他的公私生活，都脫不了名士風流的窠臼。他喜歡踢毬子、放風箏，打太極拳、唱崑曲……他學醫但終其一生未替人治過病，一手顏字，雖非出類拔萃，卻也筆力千鈞。

褚民誼任行政院秘書長時，適值全國運動會在南京舉行，也許那時風氣未開，但他卻手執馬鞭，趕著馬車，載著香港游

泳選手楊秀瓊招搖過市，一時花邊新聞騰載，路人爲之側目。譽之者謂其名士風流，詬之者謂其有辱官箴。

以今日社會風氣目之，前行政院政務委員沈君山以打橋牌頗享盛名，世人且譽之爲「才子」。但五十餘年前，褚民誼載美人乘馬車，卻被人譏爲有失穩重。當時許多小報記者，爲了增加報紙銷路，不惜繪聲繪影，把褚民誼與楊秀瓊混在一起，大寫其既香又艷的「秘書長與美人魚」之羅曼史，證諸以後，始知都是記者筆下的謠傳。

七七事變發生時，褚民誼正在上海擔任「中法工業專門學校」校長之職。國軍西撤，他仍留在上海爲重慶政府擔任一些維護教育的工作。迨至汪精衛離滬抵滬，要他參加和平運動工作，他格於與汪精衛

過去的淵源，毅然參加了汪政權的組織。並先後在汪政權中擔任過不少的名義，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、國民政府還都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行政院副院長、外交部長、駐日大使等無關重要的閒職。

昔日顯要今日階囚

汪精衛病逝日本名古屋之後，褚民誼又復擔任治喪委員會副委員長。迨至汪氏飾終之典完畢，因受陳公博之託，去到廣州收拾殘局，出任廣東省長。未二月，日本宣布投降，他遂成爲軍統局逮捕的階下囚。

褚民誼在廣州被軍統局人員以漢奸罪逮捕以後，一直關在蘇州獅子橋監獄中。蘇州高等法院對他起訴有五大罪狀：一、附和汪逆，反抗中央。二、隨同簽訂喪權辱國條約。三、對英美宣戰。四、助敵成立振興公司。五、在廣州擅加關稅。

平心而論，上述五大罪狀，無一與褚民誼發生直接關係。以附和汪逆，反抗中央一罪而論，褚民誼與汪精衛論公是同爲中國國民黨同志；論私則既爲親戚，又是留法同學。在「一二八」事變之後，汪精衛任行政院長，褚民誼是行政院秘書長，

屬於汪精衛的幕僚人物。民國二十四年冬季汪精衛在中央黨部被刺，旋赴法國治療，褚民誼亦隨汪精衛同時辭職。嗣後他在上海擔任中法工業專門學校校長。汪精衛離渝赴滬倡導和平運動時，如何與日本政府商談接洽，他根本無從知道。迨至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政權，那已在南京淪陷兩年之後，也根本與他毫無關係。

嗣後汪精衛邀他參加南京政府，雖在名義上由他擔任外交部長，但凡與日本所簽一切條約，他均未副署，似不應由他負責。至於對英美宣戰之時，他已改任行政院秘書長，純屬幕僚工作。況名爲宣戰，實則未出一兵一卒，且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二年之後。關於助敵成立振興公司，他連振興公司何時成立都不知其詳，遑論其「助」？若說他在廣州擅加關稅。他出任廣東省長未到兩個月，日本即告投降，那時他不但不知道有增加關稅之事，連省轄有那些單位，省府有多少人員都未摸清，省府即宣告解散。說他是叛國已嫌不夠資格，指他漢奸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了。

免死文件離奇失竊

褚民誼在他的自辯書裡，自願速求一

死，並不希望多所辯白。他說，他對起訴書上所列五大罪狀「愧不敢當」，但是，僅憑他認識汪精衛一事，即已死有餘辜。不過，蔣中正、汪精衛二人救國心同，當時雖一枯一榮，一死一生，生者尙有責任未了，死者早已化爲劫塵，他能於國家勝利後，以一死追隨汪精衛於九泉之下，亦是甘心情願了。

褚民誼其後真個得償所願，被蘇州高等法院判處死刑。在公設辯護人代他申請覆判期中，不少黨內同志，其中以當年留法同志吳稚暉、李石曾等人爲他奔走最力，他們曾以美國方面一位白司令對褚民誼聯絡協助的證明文件，面呈蔣中正，蔣中正幾經考慮後，遂在該證明文件上親自批准「免予一死」，文件交由家屬收執。不久，最高法院果然以褚民誼保存孫中山先生手蹟有功爲理由，發回蘇州高院重審。不意褚民誼的女公子孟嫻持蔣中正親批「免死」文件由滬搭乘火車赴蘇向高院呈遞時，竟遍尋無有著落。知在火車上被人偷竊，而其它隨身之物卻完整無缺。事屬離奇，但贖命符既失，高院仍判褚民誼死刑。未數日，即付諸執行矣！正是：生死有命，在劫難逃！

視死如歸從容就刑

褚民誼受刑的那天，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，獅子橋監獄開封不久，褚民誼正在領導一班難友，在作太極拳晨操。他偶一轉身，發現四名法警站在他身後，他知道執行的日子已到，他停下運動笑問法警：「是不是提我執行？」法警不好意思直接承認，還向他搖搖頭。於是，褚民誼又與難友們練習了一節太極拳。練畢，他發現法警猶未離去，此時他已恍然大悟他的生命已臨末日。乃向眾難友一抱拳說：「對不起，只能練到這裡了。」法警跟著他回到監房，他整理一下雜物，又換了襲灰布長衫，甫走到二門口，他回身又抱拳向大家作了一個揖：「請大家留步回去吧，反正我頂多在一小時後，又與大家見面了。」說著他指了一下房角的一間空屋，原來那正是一間停屍間。此時褚民誼有些視死如歸，但是同監難友們，卻禁不住為他同聲飲泣。

經過設在獄內的臨時法庭法官們驗明正身之後，他立即從容不迫地步上刑場，成群準備攝影的新聞記者，已經在那裡恭候多時了。有些過去與褚民誼認識的舊友

，還伸出手來向他打招呼。褚民誼笑著對他們說：「這是我最後一次照相，希望你們把我照得好看一點。」話一說完，即大步走到刑場的草地中央。執行的法警乘他不備，突然在他後腦放了一槍，子彈穿腦而過，褚民誼應聲倒在地上抽搐了一陣，終於閉上了眼，就死了。他是繼周佛海之後，追隨汪精衛於地下的第二個殉友者。他本可不死，但是他還是死了。他死的前後無一點抱怨，也無一點遺憾。至於他的遺族將來的淒涼的生活，當然亦自不待言了。

玩世不恭官場瀟灑

褚民誼一生玩世不恭，做官時，很少有嚴肅的一面，迨其死時，不僅未有半點貪生怕死的掙扎，抑且他表現的勇敢，較諸常玉清漂亮多了。他的死，就像眼前飄過一陣輕煙，剎那間，他就離開了人世，他死得那麼從容，那麼瀟灑；他未留遺書，也沒有什麼遺言，只說：「我的死能使許多人痛快，那我的死就不是白死了！」

褚民誼一生，並未做過什麼權勢兩強的大人物。在南京政府時代，他並不是什麼要人紅員。他僅是在汪精衛死後，政權

將結束前，做過一個多月收拾爛攤子的廣東省長。尚未進入情況，抗戰就勝利了。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好好先生，既未濫過權，也未做過惡。我們想不出什麼道理來，當局必欲置他於死地而後甘心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劫數吧！

他從審判到就死，他始終未出過一句怨言，他似乎在汪精衛逝世之後，就下定決心，要隨汪精衛於地下了。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